密勒大師全集介紹

張澄基

這裡所謂的「密勒大師全集」，包括「密勒日巴尊者傳」和「密勒大師十萬歌集」兩部書。嚴格說來，這並不能說是密勒大師的「全集」，因爲尚有一些零星的歌頌沒有包括在內，但密勒日巴的生平和他的教旨之大部資料可以說都包括在這兩部書內了。實際上留傳最廣影響最大的也是這兩部書。「傳記」早在一九五二年公餘之暇時，偷閒譯了出來。當時譯得很簡略；因爲我的希望是力求簡明，儘量避免難解的術語、人名、地名等等；因此「傳記」的譯文並非百分之百的依原文完整的直譯出來的，省略、刪簡和極自由的意譯處很多。例如「傳記」中第一篇讚揚密勒功德的藏文長頌，實在太冗長囉嗦，所以予以省略而代以我自己所撰的開場白和朝山僧的密勒大師讚，相信這樣會比較容易讀一點。因爲傳記節譯很多，所以我曾多次動念想重新仔細的把「傳記」再譯一次，以求更接近原典。但是傳記出版以後，讀者的反應好像很好，喜愛此書和受此書影響的人也還不少，所以暫時打消了重譯的念頭。現在「十萬歌集」全文已經譯畢，就連同傳記同時出版，名之爲「密勒大師全集」。

爲了便利讀者對本書之了解，此處首先略述密勒日巴之生平及其貢獻，再介紹一點關於西藏密宗的基本常識，作爲本書之引言或簡介。

密勒日巴之生平及其貢獻

密勒日巴，這偉大的西藏佛教聖者及詩人，出生於西元一〇五二年①，圓寂於一一五三年。他的幼年充滿了不幸和憂傷。在他七歲的時候，父親不幸亡故。臨終時因爲遺囑沒有交待清楚，他的親戚們趁機奪取了密勒的全部財產，遺下寡母、稚妹和他三人，受盡了人間的折磨與痛苦。等到密勒日巴長大成人之後，他的母親就激勵他去學咒法來復仇。他的遭遇和眞誠感動了一位超特的大咒術師，傳授他一個最厲害的誅法咒術，憑著這一個咒法，他誅死了許多親戚和敵人。同時他又用降雹的巫術，鼓起暴風雨和冰雹，摧毀了家鄉的收成，使許多人都連帶受到災害。

不久之後，密勒日巴對自己的罪行感到十分後悔，他決志奉獻全部生命去修習正法以尋求解脫。他的第一位上師是個紅教的成就喇嘛名叫雍登，傳授他紅教的最上法門「大圓滿法」。也許是因緣不契，也許是密勒日巴的我慢和業障關係，密勒日巴與此法不能相應，竟毫無覺受。於是雍登喇嘛就推薦他去參訪嘎居派的馬爾巴大譯師。

在密勒日巴到達的頭一天晚上，馬爾巴和他的妻子都夢見空行母授記說：「明天將有一個徒弟前來學法。此人將來會成爲西藏最偉大的導師；爲難以數計的蒼生帶來解脫與幸福，令無量信奉正法的人得到開悟，使清淨的佛法增長光輝。」

鑒於密勒日巴以往的罪行和他的巨大潛能，馬爾巴知道他必須嚴格的鍛鍊密勒日巴；先清淨他的業障，堅強他的身心和意志，才能使他成大器。於是馬爾巴無情的予以密勒日巴種種「不近情理」的身心折磨。命他一個人在山上蓋房子，蓋好了又莫明其妙的命他拆掉，這樣一棟一棟的蓋下去，也不知一共蓋了和拆了多少棟。密勒日巴長年服侍馬爾巴的回報，只是屈辱和無理的虐待。但經過多年，密勒日巴的堅忍苦行，終於使馬爾巴將無上密法的全部灌頂和口訣傾囊授與了

他，接著密勒日巴就獨自在一個山洞裡，連續打坐十一個月，得到菩提道上的初步成就和証悟。

這時，密勒日巴已經離開家鄉多年了。一天，當他在山洞裏習定時竟昏昏睡去；矇矇中他夢見返回了家鄉，看見母親的屍骨倒臥在房廳的地上。這個「家」，此時已經成爲殘垣斷壁的廢墟，多年沒有人住過的樣子。田園已完全荒廢淹沒在一片荊棘和亂草中。他醒來後，呼喚母親和妹妹的名字，泫然下淚。因爲渴望見到母親，他辭別了馬爾巴，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發現所有夢中的預兆都已成爲事實。眼見這瞬忽而又苦痛的人生，他從心底的深處生起了出離塵世的悲痛決心。密勒日巴鄭重的立下誓言，要在一個人跡鮮至的遙遠山洞裡去修行，不至澈底証悟大道，絕不下山。他堅守這個誓言，獨自一人在白崖馬齒窟中，接連修禪達十二年之久。賴以爲生的除了野生的蕁麻以外，別無他物。長年食用蕁麻的結果，全身都變成了綠色。這樣不斷的努力，終於使他悟道証果，得到圓滿的殊勝成就。他的名聲漸漸傳播於整個西藏及尼泊爾。到了他晚年，全西藏的人都稱他爲尊者密勒日巴。直到今天，無論西藏的任何教派都一致公認他是西藏史上無可爭議的最偉大的詩人、聖者和上師。

密勒日巴有一個天賦的好歌喉，生來就喜歡唱歌。當他還是幼童的時候，就已經被鄉人認爲是個卓越的民謠歌唱家了。他悟道之後，唱歌的機會更多。當施主或弟子們有所疑問或請求時，他常常用歌唱來回答。這些歌都是不假思惟，即時即景立刻唱出來的；是從光明的法身心地中任運流露出來的心聲。沒有人知道密勒日巴一生究竟作了多少歌。他的弟子們相信有將近十萬首之多。如果我們想一想密勒日巴幾乎有半生的時間，在他的教誨和談話中常以詩歌來表達他的意念的話，這一說法也許並不誇大。其實「十萬歌頌」集的十萬(nBum)無非形容其數量之多而已，就如過去中國人說「吾皇萬歲」一樣，其實那一個人、那一個朝代能有萬年的生命呢？即使密勒日巴一生沒有唱出十萬首歌，我們也必需承認他確是一個非凡的多產作家。對密勒日巴而言，在任

何時候創作一首新歌都絕非難事，因爲在他那廣大明覺的心體中，隨時都會流出靈感之泉的。

在密勒日巴的詩歌裏，他留給了我們許多修行經驗的珍貴資料。有關佛法及實際修行之種種問題，他都提出了許多確切的答案和指示。他的教導不只限於密宗，而是融小乘、大乘、密宗和心地法門一切佛法要旨的精華。密勒日巴的傳記和詩歌我想對任何學佛的人都會有益處；對嚴肅和認眞的修行人來說，更是極可貴的導引和聖典。佛教文獻中有的是哲理深邃和學術研究的著作。但是像「密勒歌集」和「傳記」這樣有生命、有活力、感人心弦的書，却不多見。我們生在廿世紀下葉這樣一個熱惱的世界裏，讀了密勒的傳記和詩歌，使我們有一種清涼、滋潤和安慰的感覺。能效法他固然最好，不能效法也至少能生起「嚮往」的心情和獲得「隨喜」和「淨信」的益處。

其實對密勒傳記和歌集的任何評價皆屬多餘，因爲這些事蹟和詩歌的本身自然就會表現其特色和價值。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如果要想較深切的去欣賞「密勒傳記」和「歌集」，却也需要先有一點基礎：

㈠對佛法和西藏密宗有一些基本的常識。

㈡對禪宗或心地法門有相當的認識。

㈢對修持定慧（無論那一宗派），多少有一點經驗。

具足這三個條件的人去讀密勒全集才能體會得較爲深切。

密勒日巴和那些致力於各種活動以創立自己的新教團的宗教領袖們是大不相同的。他從不建蓋廟宇、成立團體或樹立任何種類的組織。他忠實的遵守上師馬爾巴的咐囑，終生在遙遠的深山中去修行，循著瑜伽行者的宗風，絕不在一個地方長期的住下去，因爲一個人如果在一個地方住長久了，他就會在當地「生根」，發生難以擺脫的種種人事關係和糾纏。貪著、愛戀、是非、煩惱就自然會發生。所以古印度和西藏的眞正瑜伽行人大都是遊方者。他們在一個地方住上一段時

期，在沒有發生太深的社會關係之前就離開該地，漫遊到另一處所去。密勒日巴的一生也就是在住山和遊方之間度過的。無論是住山或遊方，他都會用詩歌來應機說法，不擬計劃、不拘形式、任運隨緣的去教化衆生。

密勒日巴不同於那些冬烘的佛學家和拘于煩瑣形式的密宗上師們，他不受語言、文字、儀軌及形式的束縛，他拋棄了淵深的佛學研究和教理，以簡單直接的了解和堅毅的常恆修持去証取大覺之道；因爲這樣才是澈底解決一切問題的究竟辦法。因爲他的教言是由直接經驗所產生的，所以能予人以極大的眞實感，充滿活力，感人至深。雖然密勒日巴爲當時一些嫉妒他的學者譏爲「不懂佛學的隱士」，歷史却証明他的教言和影響遠超過那些博學的佛學家們。

密勒日巴尊者可說是西藏「實踐佛法」的代表。「實踐佛法」是針對那些講玄學的「哲理佛法」與「纏小脚」式的「繁瑣佛法」而言的。佛教最初原是重實踐的，後來才漸漸的趨向理論化與形式化了。這種現象似乎是很普遍的，一切宗教史中都有這種演變；這也許是成、住、壞、空的必然趨勢。因而在每一時代中都有新生命、新血液來作繼往開來的工作。此種新活力非憑空生成，却是要復活原來教法中的生命和心髓，配合時代和衆生的需要而綜合產生的。此宗教的心髓，亦惟有從創教人的言行及初期的教法中去覓求，才能得到正確的答案。密勒日巴所修的宗派和法要是所謂的「無上密宗」，但他的精神和作風，處處顯示出原始佛教中的樸實、堅苦與實踐。他的言行和那些搖鈴打鼓眩人眼目的密宗行者全不相同。許多地方都有點像是個禪宗的行者，他的詩歌中處處說般若，談心性，加上他的任運味和幽默感，都使人感覺到他可算得是一個西藏的禪和。

密勒日巴使所有嚮往宗教的人清楚的認識：貧窮並非一種喪失或不幸；反之，貧窮却是一個人能把自己從物質財富的桎梏中解脫出來的應經之路。密宗的修行絕不意味放縱及恣慾，而是要

辛苦勤勞、嚴格鍛鍊及堅忍不拔。沒有佛陀所強調的出離及切實的鍛鍊，所有大乘及密宗所描述的高超意像和境界都無非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玄想而已。因此我們可以在此作一結論：密勒日巴尊者對佛法最偉大和不共的貢獻，是以自己的生平來說明大、小、密三乘的不可分離性。若無小乘的「出離」和大乘的「發心」爲基礎，密宗的「妙法」無非是空中樓閣而已。他現身說法，以實例來說明如何同時實踐並成就三乘教法。他以自己的一生實例爲一切佛教徒建立了一個完美菩薩的典型及眞正密宗行人的榜樣。這種貢獻在佛教史上確是空前的，獨特的！

西藏密宗之中心教旨

如果我們對佛學有一般的常識，對西藏密宗的教義也有些基本的觀念，那麼欣賞「密勒傳記」和「歌集」就比較容易了。但要想較深切的去欣賞「密勒全集」，那麼定慧的修持和經驗—與自心明空的微小接觸—則是絕不可少的。這一點必須有明師的指導和本身相當時間的努力才能辦到。所以此處譯者只能就自己所知的一點密宗基本要義加以申述，來便利讀者閱讀密勒全集。

佛教的中心問題是如何淨除一切苦痛的根由——煩惱，和達成解脫圓滿的覺位——涅槃或菩提。小乘佛教的教旨是以澈底斷除煩惱的辦法來達成涅槃解脫。後期大乘則對煩惱是否一定要用斷除的方法才能達成解脫有進一步的看法。煩惱的本性如果與菩提並無差別，二者之區別只在「迷」或「悟」之間，那麼「轉」煩惱成菩提，豈不較「斷」更好麼？因此就有轉識成智的說法。妄念遷流的六識可以轉變成妙觀察智，執我的末那識轉變成平等性智，執持根、身、習氣及大千世界的阿賴耶識轉變成大圓鏡智。這樣就與佛性不增不減本來圓滿成就的看法一致了。密宗的見解與後期大乘並無二致，全部接受了「轉」識成智或「悟」識即智和即心是佛的見解；且更進一步說煩惱即菩提，衆生即佛。在衆生位似乎有「轉」的必要，其實開悟以後並不覺得有什麼可轉

變的。因爲佛性和佛果不增不減，早就圓成的在那裏了。因此說密宗的見和行都是由「果位」的觀點出發的。所以叫做「果位見」。有了這煩惱即菩提的見，密宗就安排了一套煩惱即菩提的事相和實際修持的方法：如貪道之空樂瑜伽，瞋相之忿怒金剛，痴相之睡夢光明等。因爲自己的身體本來是化身佛的體性，所以有自成本尊觀的修法。因爲隱蔽於自己內部之微妙身即是報身佛之體性，所以有報身佛體氣脈明點的觀法。因爲自己的心即是法身佛，所以有直契明空雙運心體之大手印觀法。因爲八識的本性即是五智，於是安排了五方佛壇城的觀法。

密宗的事相和觀法雖然是五花八門，撩人眼目，但說穿了，其根本原理仍是建築在認取煩惱即菩提、即身是佛和即心是佛的「果位圓成見」上的。

密宗的分類有所謂四部、二續、五大金剛、九乘道次第等花樣繁多的千般名目；本尊佛和大小金剛也多不勝數。這一套令人昏頭轉向的密宗法相，初學人會覺得新奇、神秘。其實這些繁雜的法相，其作用亦無非是「方便」和「表法」而已。但方便和表法一旦過了度，就反而會成爲障碍，使人看不清密宗的本來面目了。現在去繁就簡，就我個人淺學所知，略述西藏密宗之主要教旨如下：

宇宙和人生之最根本原理是「二合一」或「二即一」。亦即「相對之統一」或「矛盾的統一」之原理。此原理可應用於一切處，一切時，一切物。此原理應用於密乘之課題上就有：生死與涅槃的合一，煩惱與菩提之合一，心與物之合一，意與氣之合一，陰與陽（或紅與白）之合一，起與滅之合一，明與空之合一，有與無之合一，悲與智之合一，自與他之合一，生與死之合一……等等。這些相對諸法之合一，並非只是空洞的理論；密宗皆備有實際之修持方法，使這些差別和矛盾之相對法皆現量的融成一味。趨入此「差別即平等」之一味境界，最直接最主要的方法是通達自心。因爲自己的心才是人人最直接接觸到和經驗到的東西。於自心得通達和自在，則於一

切法亦能通達和自在。因此學密宗的人應有下面的幾點根本認識：

㈠一切事物和現象都脫離不了心，它們的存在只是心的經驗而已。一切事物既然只是心所感覺到的影像，那麼也就是說心是一切萬物之根源和創造者。

㈡心是純極的單元而又能包含萬物；它孕育創造出一切世出世法，爲一切奇蹟之母，其小無內，其大無外，廣涯無際，深不可測，但它却又近在目前，當下即是。自心即是人人的本來面目。自心的廣大面又可稱之爲「宇宙心」、「法界心」或佛心。

㈢澈悟此宇宙心，並於此心得全部自在的人就叫做佛陀；不明此心而又被它所役者就是衆生。

㈣在本體上來說，佛陀與衆生是無有差異，等同一味的；在事相上來說，佛是已覺悟的衆生，衆生則是未覺悟的佛，二者之不同在是否契了此宇宙心。

㈤這個無限而又涵蓋萬物的宇宙心是不可思議，難以描述的。勉强的予以界說可以說爲：

宇宙心是一個廣大空寂的明覺，或簡稱爲「大明空覺」。

㈥衆生的心識是狹小和蒙昧的「知覺」；有道行的瑜伽者的心識是有限的「明覺」；開悟的菩薩是廣大的「明空覺」；佛陀的則是「最極廣大的明空覺」。

㈦佛法的一切教旨都只是爲了建立一些準備、階梯和指針，以導向此最極廣大之明空覺。

㈧當這個宇宙心或佛心全部顯露時，無限的悲心、功德和妙用都會自然的開顯出來。

㈨爲了開顯此佛心，密宗提供了兩個主要的方法：一個是所謂的方便道或有相道，一個是解脫道或無相道。前者比較著重於心和氣，尤其是氣的訓練、調伏及昇華；後者則比較偏重於心的認持、突破及擴展。但二者皆基於同一之密宗根本原理：**心氣無二論**。

「心氣無二論」乃相對統一原理之延伸，拿來用在調心和調氣的修持方便上，就建立成一套圓滿和善巧的心氣修持系統。相對之物不僅在本體上是一味或不二，在作用上亦能相濟和相成。

如易理中所明：陰陽雖對立，但亦相濟相成。同理，心氣固對立，但亦互依互融。心與氣者實一物之兩面，因此心調則氣調，氣調則心亦調，心粗則氣獷，心細則息微，心柔順則氣亦暢通，氣充沛則心必爽朗。我們如果能夠使心調伏、轉變、擴大及昇華，則氣亦隨之，反之亦然。

(十)方便道修持次第之簡介：

甲**前行之準備**——此包括基本出離心、菩提心之訓練，及淨障集資、求得加持之種種初步修持。如四加行 上師相應法②等修持正行以前之準備工作。

乙**本尊瑜伽**——此乃觀自身成爲本尊佛陀之修法，其作用如下：

1因觀自身即本尊佛陀，宇宙大千即壇城淨土，故爲一種生佛不二之見地上之訓練。

2在自成本尊前，先觀一切所顯皆收歸於大空；座末本尊又再次融於大空，故爲一種觀修空性之訓練。

3念誦眞言，觀想種子字及咒輪等，可得加持及習定之效。

4觀身內清淨脈輪爲修報身佛相應之瑜伽，同時又爲心氣無二瑜伽建立了基礎。

5因修本尊觀及壇城觀及收放瑜伽，則能於中陰相現之時心無恐怖，反能趁機獲得解脫及証果。

以上各節屬於生起次第③之修法。

6生起次第修得相當之基礎後，再進修圓滿次第④，此包括高級之心氣修持方便，及睡夢、光明、幻化身等修法。

7圓滿次第修至相當程度時，則心氣能得自在，因而能導引業氣趨入中脈，打開全身脈輪；此時心証空性，氣成無礙神通之大力用。

8因心氣得全部自在，則一方面能解脫生死及中陰，永離輪廻；另一方面可神通變化，於

法界中隨緣度生。

9心氣達成最高之圓滿境地時即成就法、報、化三身圓滿之佛位。

㈢解脫道要義之簡介：

解脫道亦可謂爲無相道。這是一個比較簡單直接的道路。這條道路是叫人直契心源，認取當下之明空心體，進而穩定之、擴大之、加深之。此明空心體之全部圓滿顯露即是法身佛之成就。所以這條路的關鍵在最初之上師指示心體。受法者在認持心體之後，即能修持無相無依之心地法門；密宗稱此爲大手印瑜伽。

大手印法修持之要點在鬆弛、無作和明照。其中尤以鬆弛任運爲最要。因爲一切煩惱和執著皆是一種「緊相」。生死輪廻亦皆由「緊」而起。相對的，一切解脫境界則皆是「鬆」相。所以惟有從「鬆」入手，或「由緊入鬆」，「大緊大鬆」才能進入解脫之門。「鬆弛無作」看起來應該是容易的，但實際上不得口訣和指導則極難趨入。即使能領會「鬆」訣，但無始的習氣太深厚了，持續和深入的「鬆」，還是需要極大的努力和因緣才能達成的。鬆和緊都有許多層次和階段；在某些階段中，鬆的達成亦需要緊的努力才行。大手印本身著重在任運無修，但形式上還是免不了「修」，這也許就是所謂的無修之修吧。大手印的「鬆」即是「放下一切」。能夠放下一切則本具的法身光明當然就會自己顯露出來。所以大手印又名爲「開顯本覺俱生智之法」。大手印的教旨、境界和果証都和中國的禪宗極爲相似，故亦可稱之爲「西藏禪」。

㈣解脫道和方便道其實僅在初步的階段中有形式的差別，在高級的階段中，二者就沒有什麼差別，合而爲一了。在大手印法已經修得有相當的成就後，再回過頭來修方便道的行者也很多。密勒日巴則是二者兼修的瑜伽行者。西藏密法的宏傳初期，修方便道的人尚多。但方便道畢竟太難，同時具足各種因緣和堪能的人亦不多，所以後期密法中修方便道的人轉少，多數人皆走比較

容易的大手印路子了。

以上所述，只是粗略的介紹一點西藏密宗的基本教旨，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如果要想對西藏密宗有一全盤認識和相當的常識，則必須研讀有關之書籍及親身修持一些密法才行。

本書之翻譯

本書包括「密勒日巴尊者傳記」和「密勒大師十萬歌集」兩部份。如前所述，「傳記」部份並非依原文逐句直譯，刪簡之處甚多，所以只能算是「節譯」和「部份敘述」的體裁。「傳記」中之詩歌部份因涉及教法之講述，所以是逐句譯出的，應該沒有刪減，如有節略亦應是極少數的。但是「密勒尊者歌集」：即本書之絕大部份則是逐句依原文譯出的。只有極少數的地方因爲藏文太簡略，如果依文直譯其結果就會「不知所云」或「文義不順」，這種地方就只有用「詮譯」(Paraphrasing)的方式譯出。凡是經文中不明而必須詮述的地方就用（）標出，表明是譯者所撰而非原文如此的。也許是個人的習性，也許是時代的需要，我總覺得時至今日，佛典的翻譯應該以意譯爲主，不必拘泥於逐字逐句的翻譯。在可能的範圍內儘量使譯文明顯易讀。能將原文主要的意旨和神韻譯出來就很不錯了。所以「密勒歌集」的翻譯亦以意譯、甚至「詮譯」爲原則，這一點是要向讀者聲明的。

翻譯本來就是件很難的事情，譯佛典更難，譯「密勒歌集」則眞是難上加難。因爲歌集與一般佛典不同；佛教之經、論大多數皆有梵、中、藏三種文字之譯本，所以若有不易了解之處，尚可借其他文字之譯本去探索其意義。但是翻譯「密勒歌集」却沒有這種便利。英文和法文雖亦有零星幾篇的譯本，但都是極少數，起不了作用。同時，歌集的文體是西藏土話，尤其是古代的土話，許多地方都極難了解。其實像密勒歌集這種書最好是能像盛唐的壯擧，集多人之才能來翻譯

才最爲理想，但這種環境又那裏去找呢？嚴格的說，詩歌是幾乎不能翻譯的。翻譯詩歌已經不是直譯、意譯甚至詮譯的問題，而是譯者運用靈思對原文之「再創造」。好在「歌集」中的詩歌大都是講佛理的，因此佛教及密宗的成語到處皆是；這樣的佛教詩歌有一定的思想及習俗可循，翻譯起來就有了一些軌範，不致於漫無標準的去「創譯」。雖然如此，密勒歌集畢竟是極難翻譯的，我這部「原始拓荒」的翻譯（Pioneer Translation）不夠理想，自是意料中事，但如果能因此而拋磚引玉，使更好的譯本能夠早日問世，那我就十分隨喜了。

我發心譯出全部密勒歌集的主要原因，是希望一般的中國佛教徒皆能夠讀到這部西藏佛典和西藏文學中最有價值、最有影響力的書。尤其是那些奉獻生命於佛教，眞心實意的去求成就和解脫的向道者們，我相信密勒歌集這部書對這些人的用處和慰藉實在是太大了。我自己因爲宿業太重，根器庸劣，今生大概在修行已經希望有限；但願此書的譯出，能夠對那些有緣的人，發生點激勵的作用，使他們在漫長的修持歲月中能夠得到一些慰藉和鼓勵，突破一切困難，趨証覺地。這樣就能使我自己一生中學佛所遭遇的苦痛、失敗和悲哀，轉變成一點別人的慰藉、快樂和成功；這樣，我的一生就沒有白活，對上師三寶也可算略有交待了。

最後，我要向讀者聲明的是，此書能在今日問世實在是種種因緣之巧合。僅有我個人的發心和薄能，如果沒有時間和環境也只是空想而已。這就要感謝沈家楨先生對翻譯此書的贊助了。我原來在賓州大學授課；美國大學教授的生涯十分緊張忙迫，絕無閒暇來把全部的藏文密勒歌集翻成中文。一般來說，如果能夠得到美國文化機關的資助，不必去教書而能專心致力於譯著的工作，那也一定是把東方的佛典譯成英文。這個時代想找一個機遇支持來把藏文佛典翻成中文實在是太難能了。今天，居然能看見中文的密勒歌集在美國譯出，的確可以說是一項奇蹟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於美國賓州大學公園城